

张晓风散文系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地毯的那一端

地毯的那一端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张晓风散文系列

地毯的那一端

责任编辑：弘 征 龚湘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092 1/32 印张：4

字数：67,000 印数：10,001—15,000

简易精装： $\frac{\text{ISBN}7-5404-1586-X}{\text{I} \cdot 1263}$ 定价：7.1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(厂址：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：422001)

张 晓 风 散 文 系 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甘 醴（代总序）

1

天寒地冻，大雪弥望。

我和朋友从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出发，要去一个名叫洞爷的湖区。

一路上大巴士里面还算暖和，一下车，立刻就觉得自己要冻成一根用“急冻法”结冻的冰棍。于是很自然的，连想都不想，拔腿便向店家的大门冲去。

店家也像早有预备，一见我们跌跌撞撞地奔进室内，立刻双手奉上一大杯热饮，我们正冻得浑身打战，一见了冒热气的东西，便急急接了，比接圣旨还恭敬。

喝下一大口，哇！怎么味道这么熟悉？再喝一口，答案出来了，是甜酒酿！奇怪，这甜酒酿原是吃惯的，怎么此刻喝来竟像琼浆玉液？在寒冻只合冬眠的此刻，一碗甘醴令人彻底醒了过来，活了过

来，觉得人生还是值得熬下去的。

等喝到第三口，就开始有了美食家的鉴赏品味了。你会为那浓浊的白色而忘神，是牛乳的颜色呢！然而牛乳是孩童级的饮料，健康而纯洁，甘醴却是成年人的饮料，在纯洁馥郁中隐隐潜藏着堕落和沉沦，它是温柔的激动，甜蜜的辛辣，安谧的骚动，沉潜的疯狂。

啊，我多么希望手中的这只酒碗恰如北欧神话里那只暗通着海洋的酒盏，可以永汲不尽。

从来不好酒，但此刻，大雪千里，我是在雪中随时可以冻毙的旅人。然而，此处有一檐可以容我，有一碗酒可供我暖身，我不免贪起杯来，贪那严寒世界的一点温度，贪那一点芳馨，贪那超乎买卖双方商业关系之外的一缕体贴的善意。

《庄子》上说“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”，我想我却愿意自己既是小人也是君子。我甚至希望我的朋友也如此。全然淡若水也不见得有意思，我喜欢有时候在滴水成冰的寒天里痛饮一碗滚烫的甘醴。

2

孩子小时候迷上一个问题，他喜欢问：“最——”。例如：

“什么鱼最大？”

“什么鸟最小？”

但是当他问：“什么东西最好吃？”的时候，我便答不上来了。对我而言最好吃的东西并不存在，存在的其实只是当时的一番情境。例如在蒙古牧民的帐篷里喝一碗待客的酸奶，在泰北山乡扒一碗用木桶蒸出来的柔韧的早稻米饭。在阳光炙热的澎湖滨海小店里吃新鲜的海胆，或者，在严寒的北海道旅程中喝一碗甘醴。动人的其实是整个环境氛围，而不是那一小口味觉。

3

是不是，容我也用这故事来说明我自己的作品呢？

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弘征先生书信往返一年了，其间热心促成此事的是好友龙应台。他们原谅我的疏懒怠惰，应台甚至劳动她的学生去搜买我的作品寄给弘征，因为她深知道如果叫我去做这件事，我大概又会推三阻四，一直耽延到遗忘为止。

其实内心深处，我还是对湖南文艺出版社很有感情的。从大学一年级结识一位湖南籍的男友开始，到现在我已和这位湖南人相处近四十年了，湖南是我魂梦中的另一个原乡，我喜欢湖南食物，也习惯了湖南性格。

至于湖南读者喜不喜欢我呢？

我想，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我只愿在多舛多磨难的人生旅途上，这些作品如酷暑之际的一勺冷泉，或如寒天冻地中一碗滚烫的甘醴。虽是寻常之物，但因种种因缘际会，也能负责提供一丝满足。

是的，我的作品或亦如那平凡的含酒精比例极低的甜酒酿，它生存的目的便在等待着，要奉上你的手。它为企图暖化你冻僵的肢体而酝酿了一世。

目 录

- 1 甘醴 (代总序)
- 1 半 局
- 14 我听到你唱了
- 22 孤意与深情
- 29 她曾教过我
——为纪念中国戏剧导师李曼瑰教授而作
- 37 常常,我想起那座山
- 57 那部车子
- 61 大型家家酒
- 72 到山中去
- 80 绿色的书筒
- 88 圣 火
- 93 山 路
- 100 霜 橘
- 107 地毯的那一端
- 116 初 雪

半 局

楔 子

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，忽然怅恨地说：

“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！”

他错了，司马相如并没有死，好文章并不一定都是古人做的，原来他和司马相如活在同一度的时间里。

好文章、好意境加上好的赏识，使得时间也有情起来。

我不是汉武帝，我读到的也不是《子虚赋》，但蒙天之幸，让我读到许多比汉赋更美好的“人”。

我何幸曾与我敬重的师友同时，何幸能与天下人同时，我要试着把这些人记下来。千年万世之后，让别人来羡慕我，并且说：“我要是能生在那个时代多么好啊！”

大家都叫他杜公——虽然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。

他没有教过我的课——不算我的老师。

他和我有十几年之久在一个学校里，很多时候甚至是在一间办公室里——但是我不喜欢说他是“同事”。

说他是朋友吗？也不然，和他在一起虽可以聊得逸兴遄飞，但我对他的敬意，使我始终不敢将他列入朋友类。

说“敬意”几乎又不对，他这人毛病甚多，带棱带刺，在办公室里对他敬而远之的人不少，他自己成天活得也是相当无奈，高高兴兴的日子虽有，唉声叹气的日子更多。就连我自己，跟他也不是没有斗过嘴，使过气，但我惊奇我真的一直尊敬他，喜欢他。

原来我们不一定喜欢那些老好人，我们喜欢的是一些赤裸、直接的人——有瑕的玉总比无瑕的玻璃好。

杜公是黑龙江人，对我这样年龄的人而言，模糊的意念里，黑龙江简直比什么都美，比爱琴海美，比维也纳森林美，比庞培古城美，是榛莽渊深，不可仰视的。是千年的黑森林，千峰的白积雪加上浩浩万里、裂地而奔窜的江水合成的。

那时候我刚毕业，在中文系里做助教，他是讲

师，当时学校规模小，三系合用一个办公室，成天人来人往的，他每次从单身宿舍跑来，进了门就嚷：

“我来‘言不及义’啦！”

他的喉咙似乎曾因开刀受伤，非常沙哑，猛听起来简直有点凶恶（何况他又长着一副北方人魁梧的身架），细听之下才发觉句句珠玑，令人绝倒。后来我读到唐太宗论魏征（那个凶凶的、逼人的魏征），却说其人“妩媚”，几乎跳起来，这字形容杜公太好了——虽然杜公粗眉毛，瞪凸眼，嘎嗓子，而且还不时骂人。

有一天，他和另一个助教谈西洋史，那助教忽然问他那段历史中兄弟争位后来究竟是谁死了，他一时也答不上来，两个人在那里久久不决，我听得不耐烦：

“我告诉你，既不是哥哥死了，也不是弟弟死了，反正是到现在，两个人都死了。”

说完了，我自己也觉一阵悲伤，仿佛《红楼梦》里张道士所说的一个吃它一百年的疗妒羹——当然是效验的，百年后人都死了。

杜公却拊掌大笑：

“对了，对了，当然是两个都死了。”

他自此对我另眼看待，有话多说给我听，大概觉得我特别能欣赏——当然，他对我特别巴结则是在他看上跟我同住的女孩之后，那女孩后来成了杜夫人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杜公在学生餐厅吃饭，别的教职员拿到水淋淋的餐盘都要小心的用卫生纸擦干(那是十几年前，现在已改善了)，杜公不然，只把水一甩，便去盛两大碗饭，他吃得又急又多又快，不像文人。

“擦什么？”他说，“把湿细菌擦成干细菌罢了！”

吃完饭，极难喝的汤他也喝：

“生理食盐水，”他说，“好欸！”

他大概吃过不少苦，遇事常有惊人的洒脱，他回忆在政大读政治研究所时说：

“蛇真多——有一晚我洗澡关门时夹死了一条。”

然后他又补充说：

“当时天黑，我第二天才看到的。”

他住的屋子极小，大约是四个半榻榻米，宿舍人又杂，他种了许多盆盆罐罐的昙花，不时邀请我们清赏，夏天招待桂花绿豆汤、郁李（他自己取的名字，做法把黄肉李子熬烂，去皮核，加蜜冰镇），冬天是腊八粥或猪腿肉红煨干鱿鱼加粉丝。我一直以为他对莳花深感兴趣，后来才弄清楚，原来他只是想用那些多刺的盆盆罐罐围满走廊，好让闲杂人等不能在他窗外聊天——穷教员要为自己创造读书环境真难。

“这房子倒可以叫‘不畏斋’了！”他自嘲道，“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——孔夫子说的。”

他那一年已过了四十岁了。

当然，也许这一代的中国人都不幸，但我却比较特别同情 1921 年左右出生的人，更老的一辈赶上了风云际会，多半腾达过一阵，更年轻的在台湾长大，按部就班地成了青年才俊，独有五十几岁的那一代，简直是为受苦而出世的，其中大部分失了学，甚至失了家人，失了健康，勉力苦读的，也拿不出漂亮的学历，日子过得抑郁寡欢。

这让我想起汉武帝时代的那个三朝不被重用的白发老人的命运悲剧——别人用“老成谋国”者的时候，他还年轻；别人用“青年才俊”的时候他又老了。

杜公能写字，也能做诗，他随写随掷，不自珍惜，却喜欢以米芾自居。

“米南宫哪，简直是米南宫哪！”

大伙也不理他。他把那幅“米南宫真迹”一握，也就丢了。

有一次，他见我因为一件事而情绪不好，便仿韩愈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中“大丈夫之不得意于时也”的意思作了一篇“大小姐之不得意于时也”的赋，自己写了，奉上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又有一次，一位朋友画了一幅石竹，他抢了去，为我题上“渊渊其声，娟娟其影”，墨润笔酣，句子也庄雅可喜，裱起来很有精神。其实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我喜欢他，远在米芾之上，米芾只是一个

遥远的八百年前的名字，他才是一个人，一个真实的人。

杜公爱憎分明，看到不顺眼的人或事他非爆出来不可。有一次他极讨厌的一个人调到别处去了，后来得意洋洋地穿了新机关的制服回来，他不露声色的说：

“这是制服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那人愈加得意。

“这是制帽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这是制鞋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始终没有悟过来制鞋、制帽是指丧服的意思。

他另外讨厌的一个人一天也穿了一身新西装来炫耀。

“西装倒是好，可惜里面的不好！”

“哦，衬衫也是新买的呀！”

“我是指衬衫里面的。”

“汗衫？”

“比汗衫更里面的！”

很多人觉得他的嘴刻薄，不厚道，积不了福，我倒很喜欢他这一点，大概因为他做的事我也想做什么——却不好意思做。天下再没有比乡愿更讨厌的人，因此我连杜公的缺点都喜欢。

——而且，正因为他对人对物的挑剔，使人觉得受他赏识真是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事。

其实，除了骂骂人，看穿了他还是个“剪刀嘴巴豆腐心”，记得我们班上有个男孩，是橄榄球队队长，不知怎么阴错阳差地分到中文系来了。有一天，他把书包搁在山径旁的一块石头上，就去打球了，书包里的一本《中国文学发达史》滑出来，落在水沟里，泡得透湿。杜公捡起来，给他晾着，晾了好几天，这位仁兄才猛然想到书包和书，杜公把小心晾好的书还他，也没骂人，事后提起那位成天一身泥水一身汗的男孩，他总是笑孜孜的，很温暖地说：

“那孩子！”

杜公绝顶聪明，才思敏捷，涉猎甚广，而且几乎可以过目不忘，所以会意独深。他说自己少年时喜欢诗词，好发诗论。忽有一天读到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大吃一惊，原来他的论调竟跟王国维一样，他从此不写诗论了。

杜公的论文是《中国历代政治符号》，很为识者推重，指导教授是当时政治研究所主任浦薛凤先生，浦先生非常欣赏他的国学，把他推荐来教书，没想到一直开的竟是国文课。

学生国文程度不好——而且也不打算学好，他常常气得瞪眼。

有一次我在叹气：

“我将来教国文，第一，扮相就不好。”

“算了，”他安慰我，“我扮相比你还糟。”

真的，教国文似乎要有其扮相，长袍，白髯，咳嗽，摇头晃脑，诗云子曰，阴阳八卦，抬眼看天，无视于满教室的传纸条，瞌睡，K 英文。不想这样教国文课的，简直就是一种怪异。

碰到某些老先生他便故作神秘地说：

“我叫杜奎英，奎者，大卦也。”

他说得一本正经，别人走了，他便纵声大笑。

日子过得不快活，但无妨于他言谈中说笑话的密度，不过，笑话虽多，总不失其正正经经读书人的矩度。他创立了《思与言》杂志，在十五年前以私人力量办杂志，并且是纯学术性的杂志，真是要有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勇气，杜公比大多数《思与言》的同仁都年长些，但是居然慨然答应做发行人，台大政治系的胡佛教授追忆这段往事，有很生动的记载。

那时的一些朋友皆值二十与三十之年，又受过一些高等教育，很想藉新知的介绍，做一点知识报国的工作。所以在兴致来时，往往商量着创办杂志，但多数在兴致过后，又废然而止。不过有一次数位朋友偶然相聚，又旧话重提，决心一试。为了躲避台北夏季的热浪，大家另约到碧潭泛舟，再作续谈。奎英兄虽然受约，但他的年龄略长，我们原很怕他涉世较深，热